

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藥安居富貴 胡員外百萬戶獻作人情

詩曰：

盡道該休不肯休，能消幾日下場頭。
 饑鳥飽食貪猶啄，浪蝶尋花舞更稠。
 適口味多因作疾，快心事過漸成憂。
 三回九折瞿塘險，安得灘灘歷遍遊。

話說蓮淨、梅心出家，侯瘸子入道，且按下不題。且說這金人乾離不攻了河北，逢縣破縣，到了武城縣，百姓逃走一半，或殺或擄，把這壯漢不殺的都拴了來，伺候攻城，推在前頭擋城上的炮、箭。這擄的人不計其數，到了夜裡，俱是鐵鐐扭鎖，或十人一連、五人一連。

別人不消說，只說那毛橘塘、李來旺、鄧三、屠本赤也都擄來，鎖在一處。到了次日，先要把胖蠻子吊起來，打著要銀子。第一李來旺，一向得了南宮吉的本錢，在河下開了酒飯店，又賣青布、開錢莊，極是方便，吃的黑胖。第二屠本赤，吃的大人家好酒好肉，生的油光光一個大臉，不像窮漢，又得的南宮吉賣宅子銀三四百兩，開了兩個綿花店、布店，也吃的白胖。被金人吊在樹上，先使飽頭搗了十數箭。來旺受不得，招出一壇銀子埋在家裡。押著老婆起銀子，原來天理不容，已被土賊掘了個大坑，沒有了。回來說，只道是哄他，可憐兩口，一刀喪於樹林之下。又問本赤的銀子，死不肯招，又使飽頭搗脯臍，只一箭，搗的尿流了一褲，才招他老婆包袱裡，有賣慧哥的那一千錢，還有幾件衣裳、十兩的一錠銀子、兩塊零的。金人打了有三百皮鞭，見實沒有，也就放了。鄧三領了到當舖裡取東西，金人把張二官家銀子盡得了，把鄧三和老婆都放了。

只有毛橘塘又沒銀子，使刀背打得鼻裡流血。打到晚沒有一分銀子，要綁出去殺。才剝衣裳，只見沉甸甸響亮一聲，和本書，一個包裹吊在地下。只道是銀子，細看了一看，甚麼東西？但見：

圓陀陀一條生鐵，似天王手拈的鋼圈；響噹噹一個銅舌，比老人肩搖的木鐸。董藥師造來杏林伏虎，孫真人執定橘井醫龍。包裹裡陳皮半夏、白朮黃芩，數包破紙卷柴胡；破書上寒熱溫涼、虛實陰陽，百樣單方記本草。才知是岐黃教下懸壺客，扁鵲爐邊賣藥人。

你道是甚麼奇物，原來醫家遊方賣藥，又沒個鋪面，不定個行蹤，只將這個鐵圈搖起響動了，村巷中有病的出來取藥，說是過路的郎中來了，一名曰「響傳」，一名曰「病皆知」。也有投著病好了的，也有投不著病無用的，還有錯用了藥死了的。他是草頭大夫，騙錢就走，到是個救急的本錢，還有一件好處——藥殺人再不償命。這毛橘塘在外賣藥久了，一聞亂信，就把本爛藥方並幾樣草藥包裹起來，和那響圈藏在搭包裡。

毛橘塘見剝下這個東西，只道命在頃刻，那知道到透出吉星來。那金將乾離不便問這是甚麼東西，毛橘塘才說起是醫家賣藥的本錢，把個番將喜的跳起來，道：「快解了他，這是個中用的，險些錯殺了他！」連忙拿衣服與他穿了，叫他坐下，取了一壺酒、一隻大肥雞、一塊半生的羊肉，番將自己割了，遞與毛橘塘吃。你說為甚麼這樣敬他？原來有個新得的婦人，收做老婆，極是愛他，舊有心疼病犯了，吃不得飯，要叫橘塘用藥。橘塘進去看脈，看了道：「此乃胃脘疼，非心疼也，不過一帖而愈。」喜的番將如得了神仙一般。也是他因該發跡，即時立了一方，名曰「祛寒薑桂飲」：

乾姜草荳蔻良姜官桂各錢
 厚樸（姜制）陳皮砂仁枳殼
 甘草（炙）茴香（酒炒）香附各五分
 以上姜三片磨木香同服

橘塘取開藥包，內皆咀片細藥，看著煎了，一服而止。把個乾離不喜的極了，賞了一錠大元寶，換了綢緞衣服，只在大營聽用。卻說四太子金兀朮，因立了張邦昌，紮營在汴梁河上，猛然得了瘟疫之疾，就要起營回北京來，傳乾離不上東京，分兵屯守。這乾離不星夜馬上趕去，就帶著毛橘塘去治病。到了大營，見了兀朮太子，說是：「我營裡有個蠻子會治病。」即傳橘塘進去。看了脈，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熱，得的瘟疫，只消用了一帖「麻黃桂枝湯」。橘塘在面前煎了，怕兀朮疑心，先跪下飲了一半，才送與四太子吃。半夜一汗而愈。這兀朮滿心歡喜，賞了一件狐皮袍子、貂鼠暖帽、蘭緞番靴，又是金鍍刀一口、合包一個、馬一匹、金鑄鞍轡一副，留著隨他營中吃一個千戶的俸。一時間，把毛橘塘抬在天上，就有數個番兵跟隨，眼見得成了一個官了。

過了幾日，兀朮的寵姬阿答裡夫人有病，看看欲死。橘塘一問，知道是寒症，用了一帖「四逆湯」：

大附子一個去皮臍生用乾姜五錢甘草六錢
 分作二劑，水二鍾煎，七分溫服

果然次日一汗，平復如初。喜的個四太子，把毛橘塘半步不離。那毛橘塘江湖熟嘴，又善奉承，兀朮待為上賓，些須小事該打的該罰的，橘塘說說就依了。滿營兵將都敬毛橘塘，稱為郎中。

忽然有一起鹽商的船在河下，一船是貨、一船是鹽、一船是粗重家器。久在東京，因大亂要裝載回揚州，不料金兵到了，把船拿住，并鹽商要殺。要索毛橘塘說分上，情願出一萬銀子謝毛橘塘。那日兀朮太子打圍回來，與橘塘吃酒，打著緊急鼓，胡琴琵琶一弄兒唱的熱鬧。正是歡喜，橘塘忙跪倒，稟這客人和他是親戚：「求不殺他性命，情願把這貨船都入官，還要謝小人二百兩銀子。」兀朮便說道：「我這裡用兵船使，叫他把船留下，只不殺他就是你的情了。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兩銀子，就這三隻船賞你，那鹽船也賣一二千銀子。」說畢，橘塘叩頭謝了。即傳了鹽商十餘人——都是數十萬之家，聞說免死，俱來叩見。兀朮說：「你們俱是我的百姓，因要私回揚州，本該殺了，今免你一死，把這三隻船俱留下我用罷。」每人賞了一枝令箭。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，只得叩頭去了。

兀朮使人河下看貨船，都是蘇木胡椒、粗細綢布等貨，約有數萬金之物。又看家器船，俱是桌椅箱櫃、九梁、織布、五車、

楠木的家器、磁器，粗重不等，約有萬金之物。只有鹽船俱是蒲包載鹽，用繩細垛在船上，使粗席搭蓋，又沒人來買，倒是滯貨。兀■說道：「將這鹽都賞了毛蠻子罷。」橘塘連忙磕頭謝賞。原來那鹽商在汴梁行鹽，遇著大亂，要逃回揚州，把本銀暗打在鹽包裡，約有十萬金銀。這兀■那裡知道，毛橘塘平地地得此天大財寶那裡想起。

從來說福從此起，禍也從此起。當時毛橘塘因賞了鹽船，就在營裡開了一座鹽店，叫人發賣。先賣了頭一層鹽包，足得了四五百兩銀子。也是合該發跡，那日因家下沒鹽吃。抬了一包來，要倒在磁缸裡。只聽得響了一聲，險不把個磁缸打破了，原來鹽裡埋的都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元寶，每包裡十個。疾忙報與毛橘塘知道，又連夜取出幾包來，都是一樣。把元寶堆了兩大堆，唬得個毛橘塘又驚又喜，就放在船上不敢動了。

若論正理，毛橘塘一個窮醫生，要有些正道，就該想起這等大財，日後享受不起，照舊進奉與兀■太子，必然厚賞，還把他做個好人，從此得倖，加得大官也是有的。這毛橘塘一個賣藥的窮光棍，如何有此見識，喜得沒天沒地，便認做他是一個大財神，合該得此橫財。白日黑夜算計著要享用這十萬銀子。把舊婊子劉玉釵兒——聽見擄在營裡——使了三百兩銀子贖將來，做了渾家。又聽得臨清關上兩個粉頭彈唱得好，一個叫做李翠，一個叫做月娥在營裡，也使了六百兩銀子，也買了來。一時間，好馬好鞍，前呼後擁，在家中吹彈歌舞，鬧個不了。每日備大酒大肉，吹打做戲，賭的嫖的，都來幫他。滿營裡只道他賣了鹽得的官錢，那曉得這暗中一股大財。正是：

人生福禍在機緣，命也無憑數也偏。
誰信衛青還尚主，安知石崇送空船。
雞蟲得失原成幻，魚鳥飛潛各自然。
喚醒塞翁成一夢，始終生死只空拳。

卻說毛橘塘白得了十萬金銀，一時用不盡，又不敢搬下船來，晝夜憂思，反添上三件大病，第一件，怕日久隨營，沒處安頓，被人知覺，稟到四太子營裡，從前追出來，不是福到是禍。第二件，「太子爺原說只賞這鹽，還要這船載兵，不久要來封船，這些銀子可在那裡堆垛？」第三件，這些營裡官丁，個個知道毛蠻子賞了許多官鹽，大家要來抬幾包去，幾番來取。竹山（橘塘）自己知道鹽中有物，不敢送人的。這些金兵只道他慳吝，白白得了許多官鹽，一包也不肯捨，常發狠要來平搶些去：「難道是你毛蠻子用錢買的不成！」因此有了三件憂愁，弄出一件怪病來，像是氣蟲，又像是酒脹，腹中彭彭虛脹起來。又有三個相厚的嬌滴滴青樓，晝夜盤弄。

那毛蠻子有一件春方，是金槍不倒夜戰十女的，只要求一個海狗腎，要進與四太子，是無價之寶。那日就有一個醫人找將來，要騙他的。你道是甚麼東西：

本草名稱膾膈臍，一雄能御一群妻。
才來水底同魚戲，又到沙邊似犬棲。
性本發陽能下壯，力堪縱欲使人迷。
只因好色心無厭，借狗為人亦可悲。

原來這海狗腎出在東海文登、膠、萊地方。一雄能周百個雌的，因此在群母狗中，打不出個雄的來。況他靈怪多力，只在海島中石上眠臥，再不肯上岸來的，如何拿得他。因此那捕他的漁人，看那島中有狗的蹤跡，即便撒下密網長繩，套住他的腳手，便釘鉤鉤住。先盡他走個極力，我這繩上倒須鉤越扯越緊，漸漸扯到皮裡，疼痛起來，然後用力一收，海狗護疼，慢慢扯隴來，扯到岸上。那些百十個狗子，都走下海裡去了。所以打的真狗，斷斷得不著個雄的，只好將女妝男，以假作真，騙他百十兩銀子。使油浸透，那裡認去？又有兩件假東西，可以當做真的：一樣似海貓，比狗一樣，只是嘴略平些；一樣是海豹子，比狗一樣，只是皮上有些花斑。此二物極易得的，雖是真影影，已巴卻不如狗的中用。總是有真影影的偏是假狗，有真狗的又是已巴假影影。那醫者急於取利，只得把那些陽起石、海馬、蛤蜊、已巴肉從蓉一般發陽熱藥，齊齊做起，奉承那眠陽的老先生。略一舉陽，就說是海上仙方，從此再不軟了。那知此一服熱藥，便做南宮吉的胡僧春方，久久力盡精竭，陽枯火虛，無不立死之理。

今日毛蠻子得了這個假狗，如異寶一般，慌忙走入營來，見四太子在營裡踢毬，站在一邊，不敢驚動。四太子見毛蠻子進來，拿著一個黃油絹紙，包著個甚麼東西，打著番語問道：「甚麼物件？」毛蠻子跪下道：「是海狗腎，前日王爺要找來合藥的，今日才尋得來。」原來金兵取了東京，得的婦女萬千，恣情行樂，只要這個春藥。今日見此至寶，如何不喜，就賞了一個大元寶，留他飲宴，打著緊急鼓兒頑耍。因說：「不日要往南攻打揚州，過了鎮江，直取江南。聞說揚州富庶繁華，怕兵一到，發火燒壞了城池，須先發一枝大兵，去招撫那些鹽商們，恐怕驚走過江去，沒人助我的兵餉。」只這一句，把個毛橘塘提醒，也是他官星有助，即跪稟說：「王爺如要招撫鹽商，醫官有一個絕好的相知，是鹽商胡員外，有百萬之富，但得前去叫他為內應，可省十萬大兵。但小人不知用兵，只好做的文官，須得一大將同往鎮守，催辦糧鈔，接濟江南，才可進兵。」

兀■大喜，即日申請金主，先把毛橘塘使領揚州都督之印：「明日即發你同阿裡海牙，領兵三萬，從旱路同行。」兀■自和乾離一路攻打淮安，到瓜州會齊過江。毛橘塘磕頭如搗蒜，謝了又謝。那鹽船上千萬銀子，才有了著落；這些憂愁病腫，被喜氣一衝，就如吃了一帖入黃湯，一時消散了。一出營來，傳聞他升了揚州督撫，誰不尊敬，早有營中的南兵們投見的手本不下幾千。那毛橘塘真是富貴一齊來，想了想：「這千萬金銀隨營南去，何等妥當。一到揚州，不知還得鹽商的多少珠寶。如此潑天之富，豈不是天送將來！」正是人心如此，天意不然；總是造化愚人，無所不至。

這毛橘塘一面大弄起來，做了二品服色、蟒袍金帶、執事旌旗，每家備吃賀酒，大吹大擂，金鼓喧天，準備點兵南下。那營中原有揚州兵丁，發了百十人先做奸細，去勾引鹽商為內應，不題。

每笑天公罔善民，常將財色賺愚人。
蛾因投火偏張燄，魚為貪鉤更設綸。
惡貫滿盈仍遂惡，身名奢泰始亡身。
明明慈母容驕子，暗使功曹報鬼神。

這毛橘塘潑天富貴不求自至，安排南伐不題。原來當日替汴梁鹽商說情時節，有一人姓王名敬字，是揚州人。自失了鹽船，逃回揚州，還有些賬目在汴梁，使他親弟王二官人，改名王文舉，在水營裡充了兵丁。聽得毛橘塘升了揚州督撫，不日過江，情願來投作

細作，上揚州傳與哥哥王敬宇，勾搭眾鹽商們內應，希圖保守身家，還望得些眾人的外財。即時寫手本，見了橘塘，細說：「揚州城還有百十家大鹽商，金銀財寶如山之積。小人先到城裡，通知這起鹽商們。眼見得南兵軟弱，敵不過金朝兵馬，誰敢不降？先把投誠的名冊彙報上來，也免得殺害性命。」說得毛橘塘大喜，就賞了一張把總劄付。一不日，候阿裡海牙整兵前進。

卻說這王文舉率領眾細作扮作逃難南人，從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，從汴梁由河路上揚州去一半。王文舉先從水路到了揚州，見了哥哥王敬宇，找尋胡喜員外，備說詳細。

胡喜喜之不盡，自己心裡想道：「這富貴出在這裡！揚州城多少富商，今日俱在我手裡生死。這幾年多少嫌疑，多少仇恨，今日都要在這件事上報復！」尋思了一夜，怕開報不明白，請了一個為行檢革退的生員，綽號王起事。因他平日好告人打官司，慣於開單捏款、賴債興詞，人家有爭訟的，就是他的買賣。專一兩下挑唆，只有弄起事來，再沒有消滅下的。又且書東四六都是明白。自從革退衣巾，奪了衙門前的飯碗，全靠著胡員外鹽店裡作個記室，因胡喜筆下不明，時常代筆，做了個門下晚學生，早晚和店裡小郎們串通，得些小利餬口。因此胡喜想起來，忙請王起事相公來，又怕他走漏風聲，許他五十兩銀子，也使他列上一個名字，日後金兵下了揚州，俱有升賞。

那夜至二更，悄悄商議匿名具冊，先使人在路上金兵營裡報了，定個日子，以何為號，好做內應。這王起事又是個害人利己的，兩意相投，喜個不了。連日將揚州富戶、行家、大小鋪面、金帛子女，並養瘦馬、開雜貨、走蘇杭之家姓氏門面、坐落處所，分作上中下，和報審戶冊一樣三本。又把城中兵馬錢糧、將官姓名、虛實強弱，各造一冊，城上垛口門兵、某處有備無備，各造一冊。密討個暗號，在城上準備接應。背了眾人，使一的當心腹，同王文舉打扮作客商，把冊子打在貨裡，沒人知覺，沿路迎將來。

不日阿裡海牙同毛橘塘率領三萬人馬，由汴梁水旱兩路進發，但見：

氈幕重重，帳房密密；弓刀簇簇，駝馬紛紛。黃沙漫漫起邊塵，黑氣層層迷日月。但行處角聲振地，下營時部落遮天。旗分五色，千里鳴雀投林；陣按八方，萬戶人煙屏跡。打草搶糧，哨馬先行百里外；殺人放火，屠城常在一時間。

前軍行至睢州地方，王文舉認得毛橘塘旗號，跪在路傍。早被哨馬捉住，口稱是報揚州的機密軍情。傳至營中，見了元帥阿裡海牙和毛督撫，呈上冊籍。看了大喜，賞了酒飯。使他帶回空頭劄付一百張，任憑胡員外分散。又給一枝番字白旗，藏在身邊，使他插在城頭——即在此處攻城。又怕他有間諜，使來人先回，將王文舉留在營裡，以防有詐。那胡喜的奸細和原差去南兵，依舊扮作逃難的客人，潛行去訖。

這一路先取了天長、六合、清河、桃源，不戰而降，直殺到淮安地方。

那時南宋高宗正在南京，商議戰守之策。每日與汪、黃二相商議，怕金兵南犯，要建都杭州，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，要提兵江北，以便恢復汴京。那一時，李綱、趙鼎、張濬、張所久已謫貶在外。要與金人講和，情願納幣稱姪，求還二帝。因那些名將岳飛、劉琦、吳璘、吳玠，俱分守各方。止有淮安是一個文官同一個參將鎮守，兵分汛地，一時城內空虛。聞金兵三十萬直到淮揚，百姓先逃了一半。那些殘兵敗將，原是汴梁殺破膽的，那個敢出戰？因此直至揚州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那胡喜在城，真如望穿餓眼，恨不得一刻即到，他便做起大官來，指望封侯封王。一時把個揚州城，就是他家送的一件大禮一般，好不重大的緊，單等金兵一到，即為內應。

要知分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